附錄

# 武陵集

卷九

# 武陵雜稿附錄目錄

卷第四

武陵雜稿附錄卷之二

年譜

皇明孝宗皇帝弘治八年燕山君元年乙卯

十月二十五日戌時先生生于陜川郡泉谷里第

先生之先尚州人高祖進士公始移居于陜川

○母貞夫人黃氏娠先生夢有一老人以金管

一枚授之曰謹藏以授兒

九年丙辰先生二歲

十年丁巳先生三歲

十一年戊午先生四歲

先生自幼孝友天植無一言忤父母志與伯氏副正公世鵾同遊戲式好無相猶一日伯氏患瘇受鍼先生見而泣人曰何泣也先生曰兄痛弟不能不痛

十二年己未 先生五歲

始受字學

參判公口授天地父母字曰天地卽萬物之父母父母卽吾身之天地先生曰若吾之身爲天地則吾之目爲日月乎公奇之

十三年庚申 先生六歲

秋讀小學

已知宋夫子紹先聖啓後學對卷必肅容敬讀

十四年辛酉先生七歲

侍母夫人疾

先生憂形于色與人不笑語母夫人久不能梳爲虱蝨所苦先生親自沐膏接髮縷虱蝨以去之

隨參判公移居漆原武陵里

十五年壬戌先生八歲

先生勤於讀書每張燈至夜分不寐母夫人悶其幼年苦讀以棖栗與之曰得無瘦乎先生曰

昔范純仁之母勸子讀書示以烟帳今吾母以
煨栗止其讀耶母夫人曰汝若爲范純仁之事
吾不爲范純仁之母乎參判公之舅正郎權公
守平素有鑑識謂參判公曰此兒他日必貴顯
願以子孫相託也

十六年癸亥先生九歲

十七年甲子先生十歲

遍讀四書

十八年乙丑先生十一歲

武宗皇帝正德元年我中宗元年丙寅先生十二歲

受業姜上舍盡孝之門

嘗侯姜公疾天雨向暮先生欲辭還姜公曰日已盡矣須經宿而歸先生曰家君遠出慈母在堂不可一夕曠侍也姜公命一小奚偕之行纔里餘陰月朦朧忽一大虎當路咆哮小奚蒼黃呼號先生徐責之緩步而前及還戒小奚曰無說虎事恐驚吾慈母也

二年 中宗二年丁卯先生十三歲

三年 中宗三年戊辰先生十四歲

讀書于安國寺

與伯公聯枕共衾啖菜食蔬人不堪其苦而先生晏如也

四年(中宗四年)己巳(先生十五歲)

受參判公築墻之戒書壁以自省

先生德器漸就而參判公猶加警勵曰汝見奢人乎其心必驕汝見儉人乎其心必謹驕者鮮保謹者鮮敗汝將何擇嘗築墻有回曲處參判公命撤之曰吾厭其曲也築墻既高又命卑之曰豈有高而不墜者乎先生自念墻曲猶可厭也況心曲乎墻高猶易墜也況人之自高者乎

由是尤折節自卑書壁以自省其類類反隅多類此

五年 五年中宗庚午先生十六歲

母夫人患浮腫危劇先生食不甘味衣不解帶者凡數年然後復常

六年 六年中宗辛未先生十七歲

聘夫人晉州河氏

弘文校理沃之女○先生嘗曰希驥亦驥希顏亦顏列書聖人位號於壁肅然拱對宛若親炙尋究經理手抄口誦頃刻不怠

七年(中宗七年壬申先生十八歲)

魁鄉試

先生專心爲學旁治舉業一出輒占魁華聞益著

八年(中宗八年癸酉先生十九歲)

赴省闈見屈

先生每患俗學屑屑於詞章之末嘗讀中庸吟一絕曰四方八面多頭緒俗學紛紛昧所修堪笑費工皮殼上幾人能向一中求

九年(中宗九年甲戌先生二十歲)

叅判公嘗殖貨先生跪告曰殖貨所以利己也利於己者必害於人叅判公喜曰汝之言是也遂盡焚貨券

十年中宗十年乙亥先生二十一歲

先生嘗曰上蔡之去箇矜字眞是箇劄著處雖在謔戲之頃未嘗發矜語

十一年中宗十一年丙子先生二十二歲

次金濯纓馹孫秋懷賦

略曰朝浩咏兮周孔夕淸嘯兮三王腸已撑於千卷兮飽何待於五倉顧身化爲元龜兮冀一

獻於未央聞百蟲之吟秋兮溺無從而盈眶緬
鍾期之旣死兮伯牙斷其峨洋邈宇宙之寥廓
兮渺余息之倀倀仰闕里之多賢兮紛濟濟而
蹌蹌獨回也之庶幾兮知用舍與行藏一簞兮
一瓢處陋巷而猶康得聖人而爲依兮亦奚慕
於虞唐悲一間之未達兮歎今也之即亡由食
颿兮冉富季乃同忝乎孔墻何度量之相越兮
若河海於斷潢顧達士之閑閑兮擬達志於羲
皇見者知其自期之不苟也

十二年中宗十二年丁丑先生二十三歲

以愼字名齋

與伯氏侍立參判公公曰人之言動一不愼則

招百尤我之所以戒汝者有三一曰愼口二曰

愼身三曰愼心汝須勉之先生拜曰敢不從命

遂退而爲其齋

十三年十三年中宗戊寅先生二十四歲

作存養賦

初言天命降衷之均中言克復之難而反復於

孔孟程朱之訓末以明誠約禮之工終焉見集

中

冬哭姜進士

有祭文見集中

十四年 中宗十四年己卯先生二十五歲

先生病殖幾危伯氏涕泣不食每尋醫還出先生數數呼伯氏及還喜曰聞兄之聲我病自蘇

六月夫人河氏卒

葬于咸安坪館里河氏之先阡

十五年 中宗十五年庚辰先生二十六歲

往北關覲寬于觀察節度二營

參判公在軍職病不赴防當被罪先生襄闕徒

步號冤于觀察節度二使皆曰汝誠可惻而國法不可屈先生泣曰昔王祥扣冰而魚躍孟宗泣竹而筍生扣冰非得魚之道冬月非求筍之時天且感人變常理以應之閤下豈不能為人子屈法乎第恐吾之誠有不足以動閤下也監司金克誠感其言為之免罪加賞

冬聘夫人廣州安氏

生員安公汝居見先生甚器重之以其子妻之

十六年 中宗十六年辛巳 先生二十七歲

世宗皇帝嘉靖元年 中宗十七年壬午 先生二十八歲

三月中司馬試

十月登別試乙科選入承文院權知副正字

先生還鄉至金山郡宿於扶桑驛郡宰乃舊知也以書邀之先生以詩謝曰敢辭華館接殘驛千里榮親一步忙至陜川展拜先墓邑宰魚灌圃得江爲備奠饌先生以詩謝曰榮到九泉應結草先生三族共知恩他年定憶今年事只愧無辭謝至仁

二年 中宗十八年 癸未 先生二十九歲

七月除副正字

三年 中宗十九年甲申先生二十歲

六月聞伯氏副正公訃還鄉

二十二日兒子愽生

先生取養之因爲己嗣焉

秋撰性理節要序

性理大全始頒及我東思齋金相公正國撮爲節要尚相公觀察嶺南鋟梓廣布先生爲之序焉

拜正字

賜暇讀書于湖堂

四年 中宗二十年 乙酉 先生三十一歲

十一月選拜藝文館檢閱兼春秋館記事官

五年 中宗二十一年 丙戌 先生三十二歲

正月遷弘文館正字兼 經筵典經製進守成箴其序略曰自古有國家者莫不以勤而興以逸而亡使後世守成之主皆守先祖創業之心則是心寧有逸哉其箴略曰上天赫赫下土逖逖惟辟作福術臨萬方創業不易守成尤難其難伊何操心孔艱罔念則凶克念則吉是以君子所其無逸毋甘八珍先祖豆粥毋安廣廈先祖

露宿勿謂我富妄興土木阿房未畢函谷已裂
勿謂我彊啓釁戎狄窮兵未已漢業已衰注水
于器滿則必溢願焉我王謙而受益惟口耳目
引我蠢賊最爾一心攻者非一朽索在手覆車
在目臨深履薄兢兢戰戰

六月轉著作

六年 中宗二十二年丁亥 先生三十三歲

三月拜博士

九月陞副修撰知製 敎兼 經筵檢討官春秋
館記事官

書進詩十月篇

冬雷震 上命考古事時朴熿有寵金安老用事先生書小雅十月篇以進同列有難之者先生曰天變由於人妖今日之安老卽昔日之皇父灾變之生實有其應聞者服其正直

七年 中宗二十三年 戊子 先生三十四歲

正月拜修撰

製進啓沃詩

其目有五曰敬天曰法祖曰勤政曰務學曰納諫

三月辭遞付忠佐衛司果

十二月拜工曹佐郎

製進履霜箴

略曰幾微之不炳昧其歸微之不杜蹈其危故曰

圖大於細者與忽難於易者亾

八年（中宗二十四年）己丑（先生三十五歲）

二月除兵曹佐郎

三月除江原道都事

歷覽關東形勝登襄陽南軒詠一絶曰孤燈細

雨淚潺湲戀 主思親入夢難白髮已慚忠孝

事望窮南北眼空寒盖以寓戀 闕懷家之意
也
作酒箴
略曰酒爲物禍爲深甘厥口亂厥心疏者聖酗
者淫周有誥衛有箴吁可畏誠可禁
九年 中宗二十五年 庚寅 先生三十六歲
五月以兵曹佐郎 召未至拜司諫院獻納旋罷
時院中方論金安老事累 啓未蒙 允大司
諫沈彦光欲停 啓先生曰須用劄子力爭或
可回天彦光勃然曰然則獻納自爲之因與彦

光有忤爲其所劾罷旣出彦光以書唁之曰三巳之無慍邑公豈讓於令尹子文先生曰讀書三十年反在吮舐之列是則可慍彦光亦愧恨之

秋歸覲

九月訪曺南冥於山海亭

講心經庸學等書

十年 中宗二十六年辛卯先生三十七歲

作天定詩

參判公嘗謂曰人間萬事有定分不踰其分害巳隨之先生拜受命作天定詩曰萬事巳天定

浮生空自忙隨時能順命爲樂到羲皇

十一年(中宗二十七年)壬辰(先生二十八歲)

十月除成均館典籍

十一月除忠淸道都事未赴還拜典籍

十二月丁參判公憂

奔喪南還道遇羣盜先生號擗泣血盜感其誠孝不忍害之居憂過毁鬚髮盡白喪中凡禮一遵朱文公家禮參判公平日所嗜果物終身不忍喫也

十二年(中宗二十八年)癸巳(先生二十九歲)

二月葬參判公于縣西上浦楮淵之原

先生親自負土成墳盡家財環築石屛人或言過於厚葬先生曰爲人子者可惜財以薄其親乎葬畢廬于墓下距家幾二十里每三日一省

母夫人三年不懈

撰參判公墓表

十三年 中宗二十九年 甲午 先生四十歲

十四年 中宗三十年 乙未 先生四十一歲

二月服闋

先生爲母夫人以居室稍間猶難盡子職移奉

于所居竭誠致養每日祿養不如志養視膳必
問其所欲與者凡事必承順母夫人曰吾兒善
事義矣

與李剛而 禎 論敬字之義

李公自泗上訪先生于武陵留數日相與講論
敬字之義先生贈一絕曰恭敬如形影表恭由
內敬書紳貴子張參倚方言行

作靜養動察二吟

靜吟曰養之復養之靜時須養哉齊山濯可哀
宋苗揠堪咍惺惺保固有暫離便寇來寂感致

中和聖孫爲繼開動吟曰察之復察之動處須
加察屋漏事所爲衆中情可發纔差汝獨知愼
勿更萌作作歌聊自警服膺要無斁

十一月除典籍兼中學敎授

十五年 中宗三十一年 丙申 先生四十二歲

遷奉常寺判官

十六年 中宗三十二年 丁酉 先生四十三歲

四月除昆陽郡守

時金安老勢焰益熾先生不容於朝爲便養老
母乞郡南來爲政以振民化俗爲務略文敦實

祛瘼摘奇詞訟之自隣邑來者盈庭溢街而先
生一一分淩皆得其當雖見斥者未嘗有怨言

爲文告吏民

邑俗貿陋至有不行三年之喪者先生作文告
之略曰爲善吏民者子而孝厥父弟而敬厥兄
妻而謹事其夫及舅姑幼且賤而尊禮其長且
貴者兒而以讀書爲業人而以起訟爲恥彊不
得以侵弱富不得以漁貧智不得以罔愚揖讓
相樂薰爲善俗上以報 聖明千一之化下以
慰無狀分憂之望可也且三年之喪普馴之通

隙豈萬一得以答我生鞠之恩乎聖人焉特爲

之立中節制使賢者俯就而不肖者跂及耳故

曰古今之所一也天下之達喪也　聖祖以孝

理邦家凡公卿大夫士幷許徇情持服獨以四

國有戍特立百日之法以爲庶民從軍之期猶

慮孝子之傷其情也亦曰願行三年者聽我

祖宗仁孝之意藹然於法律之外非教之纔經

百日而食肉也今者閭巷小民不知百日是庶

民從役之期餘哀方劇敢臨墓哭泣而食肉曰

此禮也豈不痛哉前此所爲雖不善自今惕改

亦可爲善人與始善而終惡者豈可同年而語

也

作唐虞歌

時新誅安老一國翕然望至治先生作此歌以

寓志

爲書質心經疑義於晦齋李先生

貽書宋圭菴麟壽論孝經

書略曰近讀孝經不知手足之蹈且舞也吾夫

子刪定贊修自爲一家書者惟孝經一部而已

今人誨兒先授孝經至德要道不爲大人所服

廣者何也至於 經筵亦不進講恐非細故惟

高明仰達 天聽廣布其傳以爲化俗之方

十七年 十三年中宗三 戊戌 先生四十四歲

六月以推檢鄰郡濫刑事見罷

奉慈訓書私篚

先生直而不阿見人有不正若將浼焉一日大

夫人愀然面命之曰汝大人在時每曰世人不

喜直道而吾兒守直道不容人之不直恐爲不

直者所誣吾每以是懼汝先生曰當早夜自省

無貽老母之憂仍書藏于私篚以爲戒

十月丁內艱

大夫人疾甚先生嘗糞甜苦焚香祝天願以身

代夢有一老人與白絲八兩翌日大夫人病小

瘳後八十日而卒始知八兩乃八十錢卽延八

十日之兆也先生叫號擗擗幾絕復甦殯葬諸

禫一如前喪之禮

十二月合葬于參判公墓

廬墓瞻省亦如前喪

十八年 中宗三十四年 己亥 先生四十五歲

十九年 中宗三十五年 庚子 先生四十六歲

十二月服闋

撰彝訓錄

先生嘗劄記參判公遺訓及大夫人所敎著爲

一篇

撰東國名臣言行錄

二十年中宗三十六年辛丑先生四十七歲

正月除典籍俄授工曹正郞

二月除弘文館校理

先生在京以小軒書考妣二位奉安堂奧朔望

必奠新物必薦朝夕必謁出入必告

五月除禮賓寺僉正

七月除豐基郡守兼春秋館編修官

先生到郡謁聖廟廟宇榱折將壓東西齋舍上

雨傍風生徒急散不講先生大懼即捐廩穀

既落行釋菜禮禮畢揖諸生曰大學明五止

庸有四未能孟子之四端論語之四勿皆作

根基凡子孝弟恭臣忠婦順者必賴朋友之

規升此堂者無忘吾言

爲文告郡中父老

略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別長幼序睦

雍雍所謂天地中間和氣致祥之本而豐年之所由兆也人皆有良知良能其不悟者有所蔽也雲捲則日昭昭矣蔽去而初可復也綿蠻黃鳥止于丘隅嗚呼可以人而不知所止乎此固太守之所告而亦所以自懼也如有爲子而不敬養其親妻而不敬事其夫弟而不敬從其兄小而不敬禮其長賤而不敬承其貴者太守當躬親開導其終不改必如法痛繩乃已先生爲治民有不得所者若已納溝息所以拯之无以興學育材爲先務雖賤隸之稍知文字者援以

小學三綱行實等書親正句讀使之講貫深習
自趨於孝悌禮讓之中其聽訟必以至誠反覆
教諭訟者多扣頭自引者其或有骨肉忿爭者
必召至前諭以恩愛責以義理辭旨懇惻雖桀
驁不馴者亦莫不惕然愧悟

二十一年 中宗三十七年 壬寅 先生四十八歲

敬差官李瀣褒 啓進資

時嶺南大饑餓殍滿野先生勞來安集全活甚
衆溫溪李公以敬差上其事謂居官清愼竭力
莅政爲一道最 上命進資以奬之一日民來

獻瑞麥兩歧三歧者數千本先生却之

創建白雲洞書院奉享安文成公

麗朝俗尚神佛文成公慨然有憂道之志營立學舍納其臧獲以供學徒晩而敬慕晦菴自號晦軒其排邪扶正之功足以表準百世先生常深慕之及守是邦訪其舊蹟由順與廢府數里得宿水寺乃公少時讀書處遂營立書院拓址得廢銅百餘斤貿置經史子集千餘卷置贍田備器物以爲學徒藏修之資其規模節次一依白鹿洞舊事以白雲常滿洞壑故名其洞曰白

要作竹溪辭道東曲使歌以祀之又以文貞公安軸文敬公安輔有忠孝廉德配以享之引諸生講學遠近諸儒鼓篋坌集絃誦不輟盖東方書院之興自先生始退溪先生嗣守是郡與方伯沈通源書曰周侯之建院前古所無之盛舉噫天其或者由是東方書院之敎使可同於上國也又曰周侯之倡此偉事其專於尊賢衛道之意確乎其不可易矣

二十二年（中宗三十八年）癸卯（先生四十九歲）

讀論語人不知而不慍章書一絕以自勉曰俗

爭紛紛許爲己人如不識或生嗔自家喫飯當
知飽既飽何須問外人

二十三年 中宗三十九年 甲辰 先生五十歲

送移民實北邊者

時國家徙民北邊踰嶺之日先生置酒張樂以
送之曰彼民之棄墓離鄉其情可惻酒以寫其
憂樂以慰其情以宣我 聖上之惠可也

四月遊清凉山

有遊山錄及詩退溪先生跋其後

與黃仲擧 俊良 讀易

作三絕有闡幽顯微辨物正言等說其自註曰

闡幽以天道之幽而用之於人事顯微以人事

之顯而本之於天道彰往謂明於天之道而彰

已往之理知來察於民之道而知未來之事辨

物乾馬坤牛離火坎水頤果萛覓陸之類悉辨其

似也正言謂元亨利貞直方大之辭正其言以

曉人也斷事利涉大川可小事不可大事之語

有以决其疑也辨物正言斷辭後天之易也視

先天則為備矣負乘往來事名之小者也茅棘

豕雉物名之小者也所稱雖小而其所取類皆

本於陰陽非稱名也小取類也大乎委曲其文
者未必皆中乎理易則言雖曲無不中數陳其
事者無有隱而不彰易則事雖顯而其理未嘗
不隱也

秋登小白山有戀闕詩
至國望峯望見京山雲物賦一絶曰國望峯頭
望京國長安不見見龍門龍門西畔五雲起白
髮孤臣雙淚痕

十月撰竹溪志
白雲洞書院旣成先生輯安文成公本傳遺文

及揔院事實又取附中國諸書院文字以解時
人創見之疑恠凡爲三冊刋于院中而印布焉
十一月 中宗昇遐
先生晝夜溺哭若喪考妣
二十四年 仁宗 元年 乙巳 先生五十一歲
五月承 召入都拜哭 靖陵山下
以天使製述官承 召五月二日由漢江直抵
靖陵外臣無拜陵之禮因拜哭于山下賦一
律以志哀曰五月初五日由舟向 靖陵歷都
悤跣足望城溺垂膺天地孤臣拜雲霞萬木慕

夜依山下宿龍衮夢何能

七月 仁宗昇遐

十一月拜成均館司成知製 教

先生還朝豐民請留不得乃立遺愛碑

二十五年 我明宗元年丙午 先生五十二歲

二月轉軍資監正

三月以春秋館編修官參修 中仁兩朝實錄

六月拜弘文館應敎知製 敎兼 經筵侍講官

轉拜典翰

每進講宿齋戒潛思積誠其輔導之方必以涵

養德性爲先其於天理人慾出入危微之際君
子小人進退消長之幾茂開陳揚搉翼有以將就
聖學趙同知士秀侍講退語人曰周某格君之
忠人不可及也一日講論語至四勿章講官以
爲四勿惟顏子能之非他人所能及先生極論
其言之弊曰人患不能事斯語而已有爲者亦
若是人皆可以爲仁矣又有言三代之治不可
復回於後世者先生曰後世之所以不得三代
政坐此也若以堯之所以治民治其民舜之所
以事堯事其君則唐虞可回於今日講筵從容

進奏訟趙光祖等寃因曰 中廟勵精圖治至於晩年或有子弑父妻殺夫奴殺主者 宵旰爲是之懼欲修明教化大振頹綱齎志未就宮車晏駕貽臣子無涯之痛願 殿下深念請考之遺志以興起斯道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 上動容嘉納之

撰進心圖說

時李芑竊柄屢起大獄濫及無辜先生遂進心圖說一冊仰勉 聖明以法天地生物之仁行堯舜愛民之德累累數千言時有不悅者面斥

其進說煩多先生不爲介猶盡言不已

十月拜弘文館直提學

十一月陞通政大夫拜弘文館副提學知製 敎

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

二十六年 明宗二年 丁未 先生五十三歲

上大學釋理疏

略曰伏願 殿下潛經而沿于傳究傳而會于

經眷眷乎十仁字反覆乎一恕字驗一心有無

之七病察楚書舅犯之所寶敦五比而惕五辟

又必以四命字四愼字四義字念念存省不忽

細行不厭小善勿貳賢正勿親巧令臨民如祭
視物如傷事大以誠事小以仁忠信必先驕恭
必戒高明法天博厚法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
忍人之政好生之德恊于乾坤融爲太和和氣
充積風雨自順百穀登而萬物育於變時雍之
治不獨專美於帝堯矣

上劄論文昭殿禮

仁宗祥禫後議附于延恩殿先生上劄略曰

殿下親承仁廟丕緖爲服三年義當父視

於情至切於時至近反覆計之於理不可不入

文昭殿 世宗之不以 恭靖入 文昭者
承 太宗之後重在 太宗而 恭靖爲疎 成
廟之議出 文宗者承 世祖 睿宗之緖重
在 世祖 睿宗而 文宗已緬其遷也皆得
聖人之權今也方服 仁宗之喪衰麻在身上
下之哀痛尙劇則 仁廟之不附 文昭化諸
光廟之遷出愈爲未安今雖附於 文昭漸
之以遠則後日之議 仁廟終必爲 文宗之
列若附于延恩則非徒增室有違 世宗之教
亦恐貽後難繼之弊

上疏請勿貿唐馬

司僕正金天宇冒禁請貿唐馬先生上疏辨之略曰昔武王大聖人也召公猶戒受獒而作旅獒一篇伯冏太僕正也穆王猶戒導後而作冏命一篇然而武王則聞諫卽悟却一獒而垂統八百穆王則有戒自蹈得八駿而幾亾四海二篇俱在明鑑昭昭其得失固不可以一毫掩也敬寫二篇以進伏惟 殿下取擇焉 中宗大王乘驄馬亦知其良而不復命貿于遼至有大臣建議而不許其爲後世慮至矣然天宇以

先王所乘一驄之良猶藉口爲辭必欲貸致唐
馬設使今日貸唐馬無禁多致其良則後日之
爲天字者藉今日爲辭紛紛曷有紀耶其言又
曰本國一馬之直可買唐馬一二云其無稽鄙
語實出於市井是天字不以義導　殿下而以
利啚　殿下臣聞君子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
苟以利而已則其源一開末流必濫濫必有溺
不亦凌可懼乎
六月拜承政院同副承旨
閏九月遷左承旨

二十七年 明宗三年戊申 先生五十四歲

正月轉右承旨

先生久在侍從前後進說甚多 上亦知其忠

清廉謹 恩眷有加

三月拜左承旨

二十八年 明宗四年己酉 先生五十五歲

正月拜都承旨知製 敎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

館藝文館直提學尚瑞院正

五月陞嘉善大夫拜户曹參判兼同知春秋館事

六月差 靖陵獻官

先生前在豐郡　中廟上賓明年夏承　召入
都望拜　陵下常抱弓劍之痛至是乞差獻官
拜　仙寢不勝感慕有回首太平年四十微臣
幾日近天顔之詩
七月拜黃海道觀察使
諫院　啓請留以爲周世鵬學問精博可備顧
問宜在　經幄不宜遠出　上以爲西民方困
窮　天使亦將出來非斯人不可舉朝咸惜其
去時海俗尙武藝文敎衰絕學校頹廢先生一
新舊染振起後生諄諄施敎嚴其準程廟謁列

邑大要省刑罰薄稅斂務農桑申孝悌女不淫男不盜以禮義敎子以忠信奉上又作五倫歌布施一路

立崔文憲公冲書院于海州之西先生以爲我東自檀箕以後下逮三國眞儒不作庬俗無知薛弘儒之博勤崔文昌之文藻雖爲人所稱而於周孔之道槩乎未聞也惟崔公得溯濂洛之源創建庠序衛聖觝佛黜霸尊王澄淸濁世爲國儀鳳啓發羣疑爲世蓍龜實有功於世敎者也乃於公舊址建院腏享之以崔文

和公惟吾崇聖學擴奧敎責難啓沃有直方之道
遂配之藏書置田一如白雲洞規模由是遠方
學者分集文化大行及先生歿諸生會奠于京
且畫其遺像以歸
十月撰大夫人諱辰哀誌
二十九年 明宗五年 庚戌 先生五十六歲
七月入爲同知中樞府事俄遷成均館大司成
先生敎士以去浮華懋實學爲本每諭之曰士
之講學將以發揮事業爲需時經世之具也周
制上士下士因其學之淺深而所用有大小爲

士者固不可自輕方今 聖化休明治具畢張公等當刮垢磨光爲世名器不宜晃墜厥業自甘爲不材之棄也

立考妣墓碣

先生撰先公墓文營立墓碣伐石水運至上浦舟沉先生臨江痛泣盥手祈天翌日舟忽載石而浮又以誰無父母孰非人子八字刻于石望柱壬辰之亂島夷疑其有貨欲加暴見石刻字感歎曰此孝子之葬親也寧忍犯爲遂引去

三十年 明宗六年辛亥先生五十七歲

正月上闢佛疏

略曰佛者本西戎五印度之一醜敎耳子而不父其父臣而不君其君民而不事其事男而不婦其婦女而不夫其夫言爲邪說行爲亂賊必盡滅人類然後爲快於心是其罪大惡極窮天地亙古今而有不可逭者是故欲福田反受其殃其死也積薪而燒其骨石以磨之風以散之其受刑之慘亦未有若是之酷也 中廟以上聖之資膺中興之運赫然南面爲治四十年禮樂文明之化一洗萬古其於燕山亂政無有一

事因循不改而獨於虜佛兩宗之革終不復舊者豈無微意肇我邦自三國迄王麗皆事佛而顚詩人至有閭閻半是梵王家之譏我 祖宗於兩宗蓋亦狃於歷代之弊習而未遑盡革也豈可使 中廟一洗之彝倫復爲虜教所斁豈可使 中廟一新之民俗復爲虜俗所陷耶殿下必欲近捨 文考而遠法 祖宗臣之惑滋甚矣 中廟之所以不復兩宗者非以燕山爲是而 祖宗爲不足法也燕山萬惡之中獨有兩宗一事偶得其中 祖宗萬善之中獨有

不革兩宗一事尚襲王麗之舊弊嗚乎以 中
廟至孝豈不欲盡復燕山所革而一遵 祖宗
之舊章哉若容私意而不因其所革焉則又非
聖人廓然大公取善無窮之本心也況以歷代
之舊愆指爲 祖宗之舊章而必復之乎此
中廟所以寧因燕山之革而不嫌寧受不遵之
過而不辭必以不復舊弊爲孝也臣所謂微意
者此也亦可謂至公至德至孝而無以尚矣嗚
呼惟我 中廟於昭在上必曰不復兩宗一事
雖仰質前聖而無疑俯竢後聖而不惑我舊章

臣庶曷不以至誠告我 文子也然則一國臣子將何以報 中廟天地罔極之恩 殿下何以答 文考陟降厥事之望乎昔孟子拒楊墨自擬其功於神禹蓋楊墨之害甚於洪水也其在楊墨猶然況其甚於楊墨者乎朱子曰邪說害正人人得以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以誅之不必士師使孟子朱子同欺天下萬世則雖復兩宗可也如其不然豈不凜然寒心哉

二月拜僉知中樞府事兼同知成均館事

十二月拜同知中樞府事

三十一年(明宗七年)壬子(先生五十八歲)

賜宴 殿庭

上命選廉謹有德行者八 闕賜宴先生與李滉李浚慶安玹等十九人同時被選人皆榮之

十二月兼同知義禁府成均館事

先生自海西而還宿痾間發每欲休退以 上恩渥隆不忍遽去及有是 命力辭再三 上曰縱不能連日視事時往禁府有何曠廢之憂哉竟不 允許

三十二年 明宗八年癸丑先生五十九歲

二月兼同知 經筵事

力疾入講甚有以一言復陳於 上其畢義願

忠之心彌久彌篤然疾已沉綿 上亦悶之

七月遷僉知中樞府事

九月景福宮災

中廟營作於宮內先生諫曰凡人主狹小先

王制度此漸甚可懼也 祖宗所安之地不須

增廣 中廟笑曰此非增廣實假架也先生復

進曰雖假架亦不須作也 中廟默然及是災

火延及諸宮先生扶病往哭還曰 中廟在天之靈必悔恨於今日

十一月拜同知中樞府事

三十三年九年 明宗甲寅 先生六十歲

正月寢疾辭職

三月 上命遞 經筵成均兼御使安心調病

七月初二日庚子卒

病革夫人請謁先生不許曰禮男子不絕於夫人之手侍者問以家事先生不答口中吃吃皆國事

訃聞 上震悼遣官致弔別加 恩賻

有 賜祭文

八月引柩還鄉

有 賜挽且 下敎所經諸邑使致奠護送之

節視例有加

十一月十九日丙辰葬于縣西猪淵上先塋下酉

坐

從治命也

四十二年明宗十七年壬戌

貞夫人安氏卒

癸亥春合葬于先生墓

神宗萬曆九年（我宣祖十四年）辛巳

刋行文集

始胤子愽以遺文請校于退溪先生及宰盈德時鋟板爲原集至是又宰永川收拾其餘爲別集繼刋之合爲十六卷

十九年（宣祖二十四年）辛卯

本鄉士林享先生于桐林書院

在武陵山城下

三十二年（宣祖三十七年）甲辰

上追念先生功德　訪其孫樂昌倍昌　授參奉
毅宗崇禎六年戊十一年仁祖癸酉
十一月配享白雲洞書院
海西士林尊先生于海州之楊根書院
顯宗元年庚子
本鄕士林建書院于南皐奉安位版
在縣南先生平日棲息之所桐林舊院毁于壬
辰之燹至是復建于此
肅宗三年丙辰
四月　賜額德淵書院

儒生李哲等上疏請額 令禮曹稟處判書洪
宇遠參判鄭哲參議南天漢正郎尹遵等 覆
啓以爲周世鵬居家誠孝篤志學問以文章經
術歷事 三朝風節表著大爲士類矜式先正
臣李滉跋其遺文極其稱道而 明廟賜祭之
文亦已褒美可謂 三朝淵德一代鴻儒當此
新服之初尊德樂道之日似當有表祠揭號之
典

上曰依允 命吳始復書額

四年丁巳

四月 上 贈資憲大夫禮曹判書兼知 經筵春秋
館成均館事五衛都總府都總管
玄孫孟獻上言請謚 上命大臣收議右議政
許穆獻議以爲故參判周世鵬其文學德行固
可表於百代爲士林所宗仰久矣先儒文集中
亦可見其有功斯文特宜 賜謚崇奬以激勵
士風不得不爾者也伏惟 上裁三月下 教
曰故參判周世鵬 贈謚四月一日大臣引見
時左議政權大運 啓曰故參判周世鵬 贈
職 賜謚事因臣陳達收議於他大臣而諸大

臣收議中皆陳 賜諡空當之意而 贈職一欵不爲明白擧論故該曹不敢擧行矣右議政許穆曰臣意則以爲旣曰 賜諡則 贈職自在其中故初不擧論矣 上曰六卿追 贈事分付該曹

五年戊子

竪神道碑

眉叟許穆撰兼篆承旨李命殷書

景宗四年辛丑

陜川士林建道淵書院于文林秦安位版

純祖十九年戊子

四月 賜謚文敏

勤學好問曰文應事有功曰敏後孫基德等上言請依 肅廟成命 賜謚禮曹覆 啓以爲周世鵬學問名節自是 國朝名臣議謚遷就已至百有餘年誠是欠事令弘文館依例擧行何如 上曰依允吏曹判書金魯敬撰謚狀

哲宗十年己未

重刊文集

舊板火於壬辰之亂至是始重刊

今上四十二年乙巳

影幀改摹奉安于家廟

武陵雜稿附錄卷之二

挽

明宗大王 賜挽

大德豈無壽偏邦不自支忍將今日淚重灑去年儀

挽 退溪李 滉

自是東南美所鍾文如山斗氣豪雄早登臺閣名聲
藉中典州城頌詠渢三八成均垂 睿想一分陝右
動民風銀臺草敎能宣 旨玉署眞圖最見忠闢佛
封章士爭誦尊賢祠宇世初崇絃言間出如傾漢傑
句時傳似搏龍進進誠心在君父沉沉身疾感蛇弓

人間斷斷唯應我地下修文定是公千里哀榮　恩
典下一生事業汗靑中竹溪遺含流千載誰識先生
意不窮

賜祭文

維　嘉靖三十三年歲次甲寅七月己亥朔十五日
癸丑　國王遣臣禮曹佐郞李憲國諭祭于卒同知
中樞府事周世鵬之靈惟靈三光結粹一氣融精天
球不琱水鑑孤明仁厚成性淳厖積中言行無玷道
業夙隆正而不流和而不同溫如冬日勁若寒松襟
靈曠達器宇沉詳氷霜礪操蘭桂騰芳儒家模表禮

法紀綱動唯樂善居必愼獨白圭無纇朱絃讓直詞含風雅學摠典墳蕭然好古卓立不羣揚歷近侍啓昭聲實謙恭靜密終始罔失人推長者時許才傑分符理民秉鉞觀風心存激揚唯孝與忠敦尚敎化攏落常式歌詠彝倫鼓舞頹俗利澤遐曁叱爲喬嶽官參列卿志猶寒士淸標苦節介特無倚騏驎逸步鵷鷺輕翮靑冥方翥疾痾騤入久處閑散予心毎惜如何一夕壑舟遽移耆舊凋零彰念傷悲聊遣禮官奠此菲儀英魂不死歆予哀悃

德淵書院 賜額時致祭文

維歲次丙辰四月癸丑朔五日丁巳 國王遣臣
禮曹佐郎柳英之諭祭于先正故參判周世鵬之
靈惟卿衛道醇儒名世碩臣篤秉忠孝以事君親
揚歷三 朝長侍前席傳經見用必有裨益始刱
書院誘掖後生亦進心圖啓沃 聖明操履無玷
學問有源餘風所及令譽彌尊睠玆南鄉祠宇巍
焉尚闕揭號多士缺然遂錫新額肅載祀典咨爾
遺靈庶歆寵奠

祭文 黃俊良

孕精璧奎鍾神川嶽性篤孝友稟全醇樸學得自師

道期入室多蓄淡浩發爲事業早奮鶚亨衢高步雲霄
論思袞闕激仰清朝中年坐直抱靡嶺嶠崇學設敎
尊賢立廟化西雲洞恩著淚碑幾處優游善養淡資
神明感行金石通誠憂淡衛道功極力行四壁書史
一心冰蘗右規左箴日乾夕惕講論通貫胷襟恢活
餘事文章厚積博發詩追豪李文襲奇韓士子摳衣
向風承顔羣從達材階樹庭蘭時與道亨寵承前席
忠告 經幄伊戒傳沃納言司喉龍允魏直國子敎
胄皐比周張海西觀風澄清范滂位亞地卿官長王
堂裕財示儉秪佛抗章三朝素髮憂國丹忱柱石邦

家山斗儒林期保君恩退終晚節洛溪臺高魚鳥有
約未從膂力遽纏風濕天不憖遺耳順何忪將耆斯
文難諶彼蒼　當宁撤御中外啣悲歛無布襲　恩
賻特施葬鈠資送卹典亦優哀榮兩至櫬返孤丘滓
賤登門辱御李君忘年適家金利蘭薰許窺門牆過蒙
湔拂湲援淵海浩吟風月一別三載日下天南誌未
聞善沒未飯含怛化傷知斲斷絃絕手簡盈箱瑤章
滿軸臨風欲酬哽咽難讀湖海風流省乎求隔不朽
猶存可徵青史守官如拘阻哭靈筵几恩均父視禮鈠
猶子千里生芻達愧前賢清酒緘辭有淚徹泉嗚呼

哀識

行狀

公諱世鵬字景游姓周系出尙州高王父諱瑜贈司僕寺正

季中進士隱不仕曾王父諱尙彬　贈兵曹參議妣

妣淑人英陽金氏王父諱長孫

淑夫人安東權氏皇考諱文俌溫毅儉約莊重寡

言笑居鄕雖至賤之人遇之必盡誠意故鄕人皆

愛而敬之規鄕風務公正鄕人有喪及患難必力

救如己事故鄕俗歸厚敎子弟常稱愼口愼身愼

心自少至老一言一書每以是三者爲戒公之以

愼名齋盖取諸此　贈吏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
事會考以下皆不仕以公貴追爵也自進士公已
寓居于陜川叅判公又移于漆原遂爲漆人妣昌
原黃氏副護軍諱謹中之女性仁厚事舅姑盡誠
遇宗族無間內外甞曰吾平生未甞欺人吾子孫
必有受其報者　贈貞夫人生二子一女伯諱世
鵾孝友天至英晤過人不幸早世公其季也以弘
治乙卯冬十月二十五日甲戌生于江陽之里第
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叅判公舅兵曹正郞權
公守平素有鑑識語叅判公曰此兒必貴吾子孫

嘗以相託也公性純孝七歲時母夫人病久不瘉
親自沐膏接髮緣飆而去之人益奇之以孝童稱
幼有大志不妄戲遊昂昂有出羣氣發語驚人篤
於爲學夜或懸髻而讀比長卓乎早成爲文章日
有程課志於自修不徒事科擧之業沉潛聖賢之
學時輩頗持笑之亦不回頭專以希慕往哲爲事
常列書聖賢姓名于四壁儼然相對日夜尋討性
理優游涵泳手抄口誦頃刻不息十五六時母夫
人得浮腫危甚廣問醫術親侍湯藥寢食不遑衣
不解帶者凡數年而瘳壬申公年十八就鄉試冠

初場考官甚稱嘆由是名聞益著參判公嘗殖貨家計日溫甲戌公請焚貸籍遂盡焚貸書是後不復殖貨庚辰參判公以軍職病不赴防當被罪公艱關嶺海號冤于觀察節度二使使曰國法不可屈汝誠孝雖至奈法何卽泣而進曰法固如是亦有法外之理昔王祥扣氷而魚躍孟宗泣竹而筍生扣氷非得魚之道冬月非求筍之時而天之感應者此天且爲孝子之誠變常理以應之閤下其不能爲一人孝子屈一法乎第恐吾之精誠有不足以動閤下之心豈憂屈法之傷於義乎時監司公

克誠奇其言感其誠而特獎之公乃爲詩以謝益
嘆其才謂公爲擧子文卽新奇雄贍脫出陳俗之
氣遠近爭傳誦之少多身疾及親癠屢不就擧及
連魁京師一時前輩皆交口稱譽嘉靖壬午春三
月中司馬試冬十有一月擢第登乙科選入承文
院權知副正字癸未七月拜副正字甲申七月爲
正字被 賜暇讀書之選十一月遷藝文館檢閱
兼春秋館記事官丙戌正月又遷弘文館正字兼
經筵典經春秋館記事官六月轉爲著作丁亥三
月拜博士九月陞副修撰知製 教兼 經筵檢

討官春秋館記事官嘗因冬雷之變 命考古事
時朴嬪方有寵乃書十月篇以進同列頗有難色
戊子正月轉爲修撰三月以病免爲忠佐衛司果
十二月拜工曹佐郎己丑二月授兵曹佐郎三月
拜江原道都事庚寅五月 召爲兵曹佐郎未至
拜司諫院獻納兼春秋館記注官時有論金安老
事院中方論 啓累上未蒙 允可大司諫沈彦
光欲停 啓公曰如此事須用劄子不可泛 啓
彦光曰然則獻納爲劄子云云已與彦光有忤七
月爲彦光劾罷時院中請罷冒受祿者李贊成沆

子弟李光年者以未受祿而誤在其中告狀于院而李贇成使吏持告請速分辨坐中皆以誤抄爲僉正言嚴昕變色曰此吾所抄必誤也受其書示僚中方更考而彥光入坐厲色動目曰二相何以送書于此此不可相容時昕將待罪迎應曰然則不待罪可乎彥光曰何待罪之有昕亦喜相與唱議以爲光年告狀公然出示僚中然示僚中者昕也非公而實爲彥光所誣也既出彥光即以書唁之曰三已無慍色君豈讓於楚令尹公曰蒙示幸甚但讀書二十年反在吮舐之列是則可慍彥光

亦愧恨焉二年壬辰十月拜成均館典籍十一月拜忠淸道都事未赴任還拜典籍十二月丁外艱其奔喪南還也途遇盜哭泣悲哀盜亦感而捨去居喪哀毁幾至滅性鬚髮爲之盡白人不忍見親自負土成墳盡費家産營墓環築石屛人或言其過於厚葬公曰許多公卿家爲花卉廐馬用大石作階砌者何限不論此而責我以厚於親墓不亦過乎廬于墓距家幾二十里每三日一省大夫人至三年不懈而一不到私室所畜犬常出入隨行與之肉不食人以爲孝感所致且以祭判公嗜紅

柿終身不忍食紅柿甲午冬服闋移侍大夫人于別居而致養乙未夏宗家蜜蜂飛入別居家空桶乃祭判公嘗所欲與者也鄉人異之十一月拜成均館典籍兼中學教授丙申三月以微譴罷十二月拜奉常寺判官丁酉四月　除昆陽郡守是時金安老專政公旣不容於時又爲大夫人之養乞郡南來爲政廉平以明教薄斂爲本惟清惟謹略文敎實撫瘼摘苛以鋪大和詞訟之自鄰願質者盈庭而一一分決人不敢干以私吏服而民懷之戊戌六月以推撿鄰守濫刑事有差見罷十

月丁內艱初大夫人有疾藥膳非口嘗不進及疾
亟心愈憂嘗糞甜苦乃焚香禱天求以身代是
夜夢人與白絲八兩翌日病少瘳後八十日而歿
始知八兩者八十錢乃延八十日之兆也凡前後
居廬寢苫枕塊不食醯醢菜果暑不執扇行必掩
面悲哀晨夜親執奠物祭必哭泣每朝夕環墓哀
省雖大雨雪不廢葬祭之禮一依朱子家禮庚子
服闋辛丑正月拜成均館典籍俄授工曹正郎二
月除承文院校理挈家赴京之日乃於小軸書
父母二位于廟下到京掛堂奧事亡如存朔望必

薦新物必薦朝夕必謁出入必告以至終久無一日弛五月拜禮賓寺僉正　除豐基郡守兼春秋館編修官誠心愛人有術以濟之民有不得其所者著已致之必濟後已尤以興學爲先務雖賤隷稍知文字者授以小學三綱行實等書親爲正句讀傍喩閭里教以五倫之方召父老而語之又善誘學生親質其學行講貫經籍刮劘染習使其自然曉解入於孝悌禮讓之中不施檟楚隨其才而成就之聽訟以至誠反復教喩多有叩頭自引者至於骨肉同氣相忿爭者必召至前喩以恩愛責

以義利辭旨懇惻雖桀傲嵩嚚者惕然愧悔和解
而退視學宮頹圮乃移建郡北又立先賢安文成
公裕祠于故興州竹溪上構書院藏書冊置學田
及實米以爲藏修之助其規模無不詳備名其洞
曰白雲作竹溪辭道東曲使歌以祀公以文貞公
安軸文敬公安輔配之其顚末具在竹溪志蓋吾
東方書院之興肇於此自是所在列邑爭慕效之
將遍于一國而竹溪之院則今爲國庠矣是其興
學衛道之志至誠且切故不計時屈而致力於教
化之本如此且常往來院中與諸生講其所讀觀

其所述正其疑誤或至夜分不廢時於溪上濯纓盥手散步嘯詠欣然與諸生共樂焉壬寅春嶺南大飢餓殍滿野流民至者盈路勞來安集量口賦粟日爲粥糜親臨賑哺老人則異其粮以養之請粟監運以給其乏全活甚衆民無菜色敬差官李鍙上其事以居官謹慎淸儉荒政爲一道最 命進資褒奬一日民有來獻兩歧三歧瑞麥數十本者公却之曰此偶然耳甲辰春徙民于北邊當踰嶺之日設酒肉鼓樂餽送之曰此雖未有 朝命然施 君惠以娛流徙何害於義乎其年秋登郡

之小白山至國望峯望見京山雲物揮袂拭淚遥
拜而歸有無限戀　君之意形於言貌乙巳五月
天使時以製述官例　召入京先往　靖陵拜哭
山下如不欲生旣入城民以留拜內職爲懼十一
月　徵拜成均館司成知製　教民皆聞其去而
欲留末由也後乃立善政碑于郡前以識其遺愛
丙午二月轉爲軍資監正三月兼春秋館編修官
叅修　中宗　仁宗兩朝實錄六月拜弘文館應
教知製　教兼　經筵侍講官春秋館編修官轉
拜典翰兼帶如舊每進講宿齋戒潛思積誠其於

輔養之方必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爲先以及天
理人欲出入危微之際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幾
開陳義理揚確古今竭誠忠告冀有以將就 聖
學同知趙士秀講退語人曰周某之誠意懇到言
語醇切不可及也嘗一日講論語至四勿章講官
以爲四勿唯顔子能之非他人所能及公極論其
言之弊以爲人患不能請事斯語而已有爲者亦
若是人皆可以爲仁矣又有言三代之治不可復
回於後世者公又以爲後世之所以不侔三代者
政坐此也若以堯之治民舜之事堯治其民事其

君則唐虞可同於後世矣又一日講畢從容進奏
語及趙光祖等事曰 中廟勵精圖治四十餘年
至於晩年子弑其父者有之妻殺其夫者有之奴
殺其主者有之 宵旰爲是懼欲修明教化大振
頹綱齎志未就 宮車晏駕貽臣子無涯之慟
殿下當念 靖考末年之遺志以興起斯道此繼
志述事之最當先而不忘者也 上亦動容每以
天地生物之心爲格心之要不憚言之重複時有
不悅者至面斥其進說繁多公猶盡言不改及進
獻心圖皆以好生惡殺之意拳拳懇懇陳布不一

諱然有以導達充擴以預防　人主忍心刑戮之
患十月拜直提學十一月超授副提學知製　教
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丁未六月拜承
政院同副承旨閏九月遷左副承旨戊申正月轉
右承旨三月拜左承旨兼帶皆如舊久在侍從凡
前後進說甚多　上亦知其忠淸奬其廉謹寵賚
有加己酉正月拜都承旨知製　教兼　經筵參
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藝文館直提學尚瑞院正五
月進階嘉善大夫拜戶曹參判兼同知春秋館事
七月拜黃海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諫院

合。啓請留以爲學問精博可任師表宜在 經
幄不宜遠出 上以西民方困窮天使亦將出來
非斯人不可擧朝咸惜其去遂西赴任首勝諭諸
邑大要省刑罰薄稅斂務農桑申孝悌女不淫男
不盜孝父母和兄弟夫婦敬朋友信長幼序鄰里
睦士教子農力田耕讓畔行讓路其餘節目尤詳
備關右不並以南文教衰絶學校頹廢生徒皆肩
[illegible]不知向學乃一新舊染振起後生施教如南郡
時而尤嚴其準程由是文風丕變乃立崔文憲公
冲祠于海州鄉校之西祠前構書院藏書冊置田

菜一如白雲洞而尤弘廣學生自遠方來讀者甚
衆委細務於諸邑責以考績去苛削之文恢寬大
之道尤以洗冤澤物化民成俗爲己任部內以治
公歿學生會奠于京且畫遺像而歸庚戌七月入
爲同知中樞府事俄遷成均館大司成搢紳之賢
無不悅其有爲而諸生有所矜式辛亥正月上闢
佛疏數千言二月拜僉知中樞府事兼同知成均
館事十二月拜同知中樞府事壬子十二月兼同
知義禁府成均館事自黃海以還風濕纏身每欲
歸田退休以 上恩已隆不敢決去及是 命力

辭再三 上猶不許曰縱不能勤仕時往禁府有
何曠廢竟辭不就癸丑三月兼同知 經筵成均
館事力疾入講冀有以一言復陳於 前其畢義
願忠之心彌篤然疾已沉綿 上亦憫其老病七
月拜僉知中樞府事九月 景福宮失火扶疾往
哭還曰 中廟在天必悔恨於今日矣嘗因 中
廟營作于宮內進諫曰凡人主狹先王制度此漸
甚可懼也 祖宗所安之地不須增廣 中廟答
曰此假架非增設也復進曰雖假架亦不須作也
中廟默然今因增屋置堗而失火追思昔日益榎

于懷也十一月拜同知中樞府事甲寅正月又以病辭職三月乃 命遞所兼 經筵成均二同知使安心調理病已亟猶以 國事爲憂一不及家事嗚呼旻天降酷風濕交祟遂寢疾秋七月初二日庚子卒于正寢享年六十 上震悼 賜帛奠別加 恩賻八月引柩歸鄕也 下書一路諸邑使致奠護送優給路費十一月十九日丙辰克葬于漆原楮淵之西原先塋前卯向之麓從公命也初娶晉州河氏甚有婦道未五年而卒父弘文館校理沃遂葬河門之阡今在咸安郡 贈貞夫人

後娶廣州安氏訓導諱汝居之女慈順貞淑承公
意無違拂封貞夫人皆無子以兄子博爲嗣中戊
午生員試壯元進士試第二名孫男四女一皆幼
嗚呼不類無狀安能紀行蹟之萬一公風儀弘大
宇量恢廓忠誠可以動人孝悌至於感神樂善好
義淸儉坦率待人接物不設畦畛雖至忩遽中未
嘗有忙意望之知其有容卽之無貴賤踈戚各得
其歡心終日言未嘗言利樂道人之善雖小藝必
曰吾所不能也見斑白者有恣者必以敬其敬老
尊賢之心出於天性自少勵志好學雞鳴而起盥

櫛端坐就榻讀書如恐不及手未嘗釋卷勇於力
行雖被人笑侮終不小沮人之所趨退避如怯夫
己之所行信之尤篤雖勵貴莫能奪至於公退靜
坐閱書用意潑恩研窮義理皆歸之於變化氣質
之要少有補益之語輒記不捨几皿皆有規墻屋
皆有戒曉節摘先賢警語作訓戒歌詞使小婢曉
夕諷誦其用力至老愈篤其發於文章者自然閎
肆不以雕琢爲工而雅健奇古關鍵壯嚴波濤浩
漫然不爲之善常稱文章小技詩人多輕薄何足
於德行之本哉其敎人必先行而後文以孝悌忠

信爲主至於答問雖多而不倦諄諄善誘有不能者必抽其端緖反覆丁寧惟恐一才一藝之不成就也與鄕人處飮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與朋友處相下不倦雖久而敬不衰平生未嘗干人擧薦進退惟命入而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而治民則必欲仁壽其民雅喜佳山好水凡所經歷少稱名區者必躋頂窮源縱探吟咏或至累日不已若關東之楓岳松都之天磨聖居西海之首陽毗盧嶺南之伽倻小白清凉曦陽皆其遊歷之大者嘗懷林泉久抱歸老之志已卜地於柳洞里之溪上

名之曰南臯亦以自號每於到鄉之日必往登臨
逍遥竟夕以未償此願尋常恨慊性又淡於聲色
宴樂於飲食雖蔬食甘苦皆適於口未嘗有所嗜
於衣服雖錦貂縕袍皆可於體未嘗有所擇食不
重肉衣不薰香坐無氈簟廐無良馬並仕三十餘
年無一畝之宮於京城僦屋至移數十家亦不以
爲意曰多少空宅在何必勞於營築隨寓而安待
祿而足被服如寒士藏獲土田世業外不增置鄉
舍不垣棘籬柴扉僅齊凡庶嘗謂子弟曰籯金益
過之語古人已得之吾何爲哉常以祿俸及鄉墅

之入盡以周宗族奉賓友曰我道蓋如是也及卒無甔石之儲斂具及歸葬之需皆就辦於 恩賻及僚友之助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曰惜哉 朝廷失一賢矣所著詩文若干卷又有竹溪志三卷東國名臣言行錄二卷進獻心圖一卷嗚呼不肖子愽追慕無及敢述君平行之大者如右明告于當世立言之君子伏願具著德行納銘幽堂以掩萬世之藏而亦使後之人知斯言之爲稱其德也幸甚

年月日男生員愽頓首頓首謹狀

## 豐基遺愛碑文

公諱世鵬字景游辛丑出倅歲連大飢全活甚多以治最 贈秩乙巳冬 召爲 國子司成公資稟寬仁學行純熟爲政敬老尊賢先敎後罰推恕施恩興利革弊一境愛戴誠感心化人興孝悌俗歸純厚至於新 先聖廟立文成祠振起斯文已有功焉父老言自 國朝來典城者莫能及今爲承政院都承旨

## 神道碑銘 幷序

先生諱世鵬字景游姓周氏其先尚州人自高曾之世徙居江右之陜川至先府君又徙漆原遂爲

淑人高祖諱瑜成均進士曾祖諱尚彬　贈司僕
寺正祖諱長孫　贈兵曹參議父諱文俌　贈吏
曹參判母昌原黃氏副護軍諱中之女　贈貞夫
人先府君敦厚好善爲鄉人所敬而黃夫人有至
性常自言老婦平生未嘗欺人吾子孫當受其報
明孝宗皇帝弘治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先生生
七歲黃夫人有久病沉綿先生自沐膏以承髮亂
人皆歎息賢之稱之曰孝兒其遊戲如成人言不
苟妄自知飭勵比長能讀書修行卓然早成嘉靖
元年我　中宗十七年選國子試其年登乙科及

第以承文院正字 賜暇湖堂遷藝文館檢閱五
年丙戌入玉堂為正字丁亥累轉副修撰冬大雷
震 上問古事先生書十月篇以進時金安老用
事而內嬖太盛矣以修撰遞授軍職一年除考工
佐郎己丑遷騎曹尋出為關東省都事庚寅入為
獻納時諫院論安老事 上不聽猶爭執不已大
司諫沈彥光欲止之以媢安老先生不從安老權
力益重先生旣不容於朝二年不復官彥光致書
曰三已之無慍色豈多讓於古人者也先生謝曰
讀書三十年反在吮舐之列是可慍也彥光恨之

壬辰以典籍遭先府君喪守塚三年哭泣毁瘠鬢
髮盡白既除喪復爲典籍丁酉以母老乞養爲昆
陽其年安老敗爲政以敦教化薄税斂爲務戊戌
推檢傍郡濫刑事有差罷其年黃夫人歿先生年
至始衰必飯蔬食飮水寢苫居廬三年庚子累遷
承文院校理每從仕入京必於所館設位如祠堂
之禮見新物必薦朝夕必省出入必參辛丑以禮
賓寺僉正出爲豐基牓諭閭巷以示五倫之方布
敎小學三綱行實親正句讀勉諭諸生以勸學藝
每聽訟引喩禮俗感以至誠民有叩頭自引者故

興州白雲洞建文成廟釋菜藏百家書置學田事載竹溪誌東方書院之作盖始此時南方大飢必躬自薄以厚民其斑白以上者異䊶以養之御史李瀣上其事 上多之特獎之於是郡有麥秀兩岐甲辰徙民北邊先生爲酒樂送之出境曰施君之惠也乙巳以司成 召還郡父老立遺愛碑丙午拜軍資監正兼編修官參修 中宗仁宗兩朝實錄夏以應敎改典翰尋遷直提學選爲副提學每進講開陳聖學尤懇懇於天理人欲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幾進心圖極言聖人好生之德

已劇矣其年景福宮灾先生私歎曰 中宗在天之靈悔恨於今日云 中宗嘗增廣營作先生諫曰狹 先王之制度其漸甚大懼也至是因新殿失火故也甲寅以病力辭遞 經筵成均館事七月二日先生卒年六十訃 聞 上震悼特賜賻弔加厚及歸葬令道路給費其十一月丙辰葬于漆原猪淵西東向之原先兆之次從治命也前夫人晋州河氏弘文校理沃之女早卒無子後夫人廣州安氏訓導汝居之女亦無子以兄子慱爲後慱以國子壯元登第我 宣祖世爲弘文館校理

娶昌寧張氏經歷世沉之女生四男一女克昌胤
昌益昌必昌皆無子死壻士人鄭弘祚後娶安東
權氏承旨逸之女生二男樂昌倍昌樂昌之孫孟
獻於先生玄孫也乞銘於余余何敢辭先生道德
深厚精誠感於上下孝悌通於神明其敎人眷眷
於彝倫日用之則以興學右文爲己任每鷄鳴盥
櫛端坐對卷終日平生篤信好古勇於力行器皿
有銘墻屋有戒以古人之訓作歌詞日令諷誦至
老不怠先府君之戒有愼口愼身愼心三愼之訓
故先生名其齋曰愼齋以自警見老者必下見有

客者必敬對學者諄諄善誘以變化氣質爲學事君必以堯舜其君爲心引君當道出於至誠故任職臨事各盡其道不賞而民自勸罰之而民不怨性好澹泊立朝三十年貴至列卿被服如寒士食不重肉坐無氈簟廐無良馬敝屋而居俸祿足饒衣食之外悉以賙宗族奉賓客常曰在我者當如此及卒家無甔石之儲朝之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曰朝廷失一賢矣西方學者合奠於殯盡遺像而去南方弟子立祀南皐南皐者先生之鄉溪上地名先生樂山澤之遊至今四方名山水往往有遺

跡云有所著竹溪誌東國名臣言行錄心圖彝訓
錄又有武陵集銘曰
憲憲君子禮樂之本篤生南國通神之行致物之
仁化俗之則學本孝悌德能變動敎達誠明歌誦
有訓墻屋有戒器皿有銘擢在帷幄正色昌言儉
倭畏褶出而爲民省刑薄斂民樂本業建學立制
敎民正俗導以德禮聖人制祭法施於民報食百
世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行議政府右議政陽川許
穆敬撰

墓誌銘幷序

愼齋周先生諱世鵬字景游系出尚州高祖諱瑜麗末中進士隱于陜川曾祖諱尚彬 贈司僕寺正祖諱長孫龍驤衛副護軍 贈兵曹參議考諱文備龍驤衛副司果 贈吏曹參判晩從外氏移漆原妣 贈貞夫人昌原黃氏副護軍謹中女弘治乙卯十月二十五日先生生于陜之泉谷里第六歲通小學翌年黃氏嬰疾沉綿先生自沐膏以承髮蝨去之人皆稱歎十歲遍四書發語輒驚人篤於程課夜或懸髻化長卓然以聖賢事業自期

凡性理說口誦手抄涵泳優遊中庸吟存養賦可
見其夙詣之一端也庚辰先公以軍職違防秋先
生力籲于巡兵使竟得無事壬午十二月中司馬郎
我 中宗十七年也是冬登別試文科入槐院甲
申以副正字 賜暇湖堂選爲藝文館檢閱丙戌
遷弘文館正字製進守成箴俄轉著作丁亥以博
士陞副修撰因冬雷 命考古事書進十月篇時
金安老用事朴嬪有寵也因遞付軍職戊子轉修
撰以病免爲工曹佐郎製進履霜箴己丑以兵曹
佐郎出爲江原道都事庚寅 召復前職未幾又

拜司諫院獻納時院中方 啓安老之罪未蒙
允諫長沈彦光欲停 啓先生曰不可沈以他事
劾罷之反致書曰三巳之無愠色答曰讀書三十
年反在吮舐之列是可愠也沈恨之粤三年壬辰
由成均館典籍爲忠淸道都事不赴冬丁先公憂
侍墓三年毁瘠鬚髮盡白既除喪復爲典籍兼中
學教授丙申以微譴罷翌年安老勢焰益張以奉
常寺判官乞養爲昆陽郡守始先公有戒曰汝爲
守宰欲款遇人無犯秋毫不得若欲無犯秋毫寧
不得款遇人可也以此治近處桑梓私謁不行政淸

如水翌夏推檢隣郡濫刑事有差罷俄丁內艱年
至始衰必飯蔬飲水寢苫居廬一如前喪辛丑復
典籍工曹佐郎　除承文院校理挈家入京於所
館設考妣位如祠堂朝夕必省出入必告見新物
必薦是夏由禮賓寺正　除豐基郡守勵諭閭里
以示五教之方布教小學三綱行實引諸生親正
句讀翌春新文廟又就竹溪上建白雲洞書院享
安文成公裕文貞公軸文敬公輔藏書置田以育
英才此吾東書院之所由始事詳竹溪誌歲適大
侵爲糜粥以濟飢民斑白以上異粮以養之時貢

愍公李瀣以災傷御史上其事 特贈一秩於是
郡有岐麥甲辰春徙民北邊當踰嶺爲酒樂以送
之秋登小白山國望峯西向四拜吟一詩涕隨下
俄 中廟賓天幾微盖先見也乙巳 天使至以
製述官被 召先詣 靖陵哭拜冬入爲司成郡
民立遺愛碑丙午 除軍資監正參修 中仁兩
朝實錄俄拜應教改典翰尋遷直提學陞副提學
每進講開導 聖學无懇懇於天理人欲君子小
人進退消長之幾一日講畢從容陳己卯諸賢之
冤 上爲之動容焉時李芑誣起大獄專擅國政

先生進心圖極言聖人好生之德丁未芑等以
仁宗爲未踰年之君將不附 文昭殿先生與同
僚陳劉爭之司僕正金天宇入輪對請貸唐馬先
生又抗章斥之入喉院爲同副承旨因遷左右房
凡一年己酉由都承旨陞嘉善拜戶曹參判出爲
黃海道觀察使諫院以爲周世鵬學問精博可任
師表宜在 經幄不宜遠出 上曰西民困窮非
此人不可旣按部飭管下省刑罰薄稅賦務農桑
申孝悌之義以敦風敎新崔文憲公沖祠于海州
鄉校之西前搆書院其勸學之方一如白雲洞規

戊秋入拜同中樞俄爲大司成辛亥上闢佛疏時
妖僧普雨請復燕山已廢之兩宗故也遞授僉中
樞兼同成均又爲同中樞壬子 命選廉謹有德
行者十九人 賜宴於慶會樓先生與東皐李忠
正公退溪李文純公與焉拜同義禁以疾力辭請
退休 上不許曰縱不能勤仕時往禁府有何曠
廢竟不就癸丑拜同 經筵力疾入講冀一言悟
上意而不得蒙遞又爲僉中樞秋景福宮災扶
疾往哭初 中廟有增廣營作先生諫曰狹小
先王之制度甚可懼也 中廟不聽至是災起新

殿故追思擩懷也冬又爲同中樞甲寅疾益甚自
歲初乞骸骨至三月始 命遞 經筵成均二同
知時則欲歸而病重不可爲也七月二日卒于京
第享年六十訃聞 上震悼賜賻弔加厚及歸櫬
令道路給費是年十二月丙辰以治命從葬先兆
卽淤之猪淵上卯向原也於乎先生風儀魁傑宇
量恢廓性至孝兒時受業于外傅一日念母氏獨
處乘昏歸有大虎當逕先生叱之緩步徐行及歸
秘不令母氏知之其廬考墓去家一舍每三日一
省母氏所畜狗隨行投與肉不食母患末疾嘗糞

甛苦夜則禱天願代夢有人與白絲八兩自此得
延八十日而終考妣墓治石水運石重船沉徹夜
呼泣厥明水至船自浮其感通之誠有如此者自
少勵志爲學鷄鳴而起盥櫛端坐對案終日篤信
好古勇於力行器皿有銘墻屋有戒以古人之訓
作歌辭日令諷誦至老不怠其自治之嚴有如是
者故洞見乎道之大原學之體要其發爲文章奇
偉壯浪有不可測度而粹然是仁義道德之華明
誠克復之義也以之事君則侍講　三朝必欲堯
舜其君引之以當道驩兜共工雖或慝間都兪之

治固自如也以之臨民則必釋奠于其地之先師使三代庠序之教肇明於閭巷以洗羅麗陋俗其視白鹿之因南唐舊蹟而興復之不亦難矣哉又以爲晦軒主敬之學有得於晦庵遂表出一敬字依晦庵所云先天圖之例刻之石壁以示千古吾學之宗旨是知晦軒爲晦庵之純臣先生又爲晦軒之純臣也先生又嘗以心經疑肓質于晦齋李文元先生時當己卯芟夷之餘世皆以學爲諱雖以文元先生任道之重秪得潛修默究於紫玉山中不欲表襮故吾先君文純公亦有莫覺之歎先

生何以獨知其留意此事而質問之間至有曰立
身必有所託方寸必有所倒乎況以位則有分而
以齒則肩隨也其虛已求道之誠爲如何也然則
丙午　筵中所進心圖或不自心經出來而其陳
好生之德又非爲乙巳之事者歟伯氏世篤孝友
天至英悟過人不幸早世先生恒爲至痛其教侄
子惟懼開悟之不足必舉伯氏遺意丁寧告戒見
於筆札者字字可涕樂善好義坦率不設畦畛見
老者必下有喪者必敬引進後學必以變化氣質
爲要其有不能者必推其端緒反復提撕惟恐一

藝一才之不成不惟於人爲然凡域內名山大川
一經先生題品無不煥精彩而現實祠楓岳天磨
毗盧小白清涼曦陽最其大者也性好澹泊立朝
三十年位躋列卿被服若寒士食不重肉坐無氈
篋無良馬俸祿之餘盡賙宗族貧友及身歿家無
甔石之儲喪具取足於賻布朝之士大夫識與不
識咸曰賢哉先生也海西人來奠書遺像後享楊
根院與州配文成祠添有南皐祠陜有道淵祠南
皐卽先生藏修之所 肅宗丙辰賜額德淵其翌
年因相臣獻議 贈禮曹判書 純祖戊子賜諡

文敏朝家所以崇奬後學所以尊衛時則可謂無
憾矣所著心圖東國名臣言行錄逸所溪誌武陵
稿元別集行于世先生內子晉州河氏弘文校理
沃女墓在咸安坪舘里壬辰亂失傳廣州安氏訓
導汝居女墓祔皆死育以兄子愽爲嗣弘文校理
號龜峯有六男一女男克昌亂昌幷死子益昌必
昌壬辰幷倡義立殣于晉州二人妻李氏金氏同
投水以殉旌表亦皆死子樂昌倍昌幷以先生蔭
授參奉女適鄭弘祚樂昌子震元其子孟獻其子
再萬其子聖佑其子必文其子基德其子孝喆其

子鳳烈餘不盡錄今距先生之世三百五十餘年時賛時範以門父老之命來責墓誌於晩壽號末後生方濱死窮山何敢承當仍伏惟先生吾先君道義契也白雲有公案成均有掌故其他見於唱酬之間者不可摟數所以先生旣歿吾先君深加嗟惜又爲之表圖遺文使之鋟行惜乎賁隧之請不在其時乃於聲響沉寂之際反以責於不肖無狀如晩壽者其情不亦可憫乎然在不肖有不敢終始引分謹據集中所載家狀及眉叟許文正公所撰神道碑而序次之系以銘銘曰

於乎先生孝而通神忠而格君而羅麗餘民未爲無人於乎先生德之崇學之精文章之雄偉而當時已卯乙巳亦有其人最是肇設書院之敎以化民而成俗吾東四千年惟我先生所以文章德學忠孝由此而益光擧其倡明之功而類族之吾東亦當曰有光風霽月周茂叔先生

後學通政大夫前行承政院同副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眞城李晩壽謹撰

紹修書院奉安文 李 埈

於惟先生道積厥躬昔莅玆邑文敎是崇公曰吏

職首尚儒風旣為學式以牖羣蒙且謂文成百世宗工孕靈此地倡學吾東遺芬尚在敢昧所宗乃聞于 朝創建儒宮祭以兩丁配以二公表著前賢振起後侗自是而後聲教瀰瀰書院之設遍于國中猗歟先生興學有功于以腏食物儀攸同籩豆靜嘉禮義彌隆竹嶺峨峨竹溪溶溶道脉之傳與之無窮生旣惠我多士陶鎔願賜陰佑推化有終棫樸之詩再詠芃芃

南皐書院春安文 許穆

寒暄先正生我南服紹古作師斯學之傳無偏無

疵惟傳惟微餘敎不墜絃誦可述私淑我人文獻在玆有廟有侁俎豆津津敷敎洋洋法施後世報食千春

常享文　　趙任道

誠孝格天文章煥猷山斗一世矜式千秋

德淵書院釋菜文　　許穆

亹亹先正生我南服紹古作師斯學之傳不偏不疵惟博惟微餘敎不墜絃誦可述私淑我人文獻在玆有廟有侁俎豆莘莘儀式孔邇禮事不替報食千春

德淵書院影幀奉安文　柳升鉉

有儼遺像威鳳祥麟揚休王邑起我後人紹院古幀斯文寳藏涤人建祠朱氏婺鄉傳摹寓敬責在士林昔所未遑告成于今先生始終甲乙回薄有數其間寧不奇嘖是瞻是式薄夫可敦不為無助於千萬年

道淵書院奉安文　郭在一

允矣先生展也君子早事學問克篤踐履儒家楷表禮法紀綱幼學壯行窮養達施澤洩興學功著闢異山斗咸仰羹牆靡巳躋享雲祠寓慕有地顧

韋文林始降閭里尚籩俎豆有敬奚梓玆遵繹儀
允合公論二樂以配一室同祀淵源有自禮儀俱
備於乎不顯惠我多士顧賜陰佑永世無隆

南臯書院上樑文　郭研

伏以羗頭豈紫微儒服久廢于地日月啓長夜斯
文未喪乎天尋古祠於餘灰倣舊制於遺礎恭惟
愼齋周先生山河毓秀奎壁儲精鶴翎雲外飄標
格獨殊於凡羽金璞礦中出雕琢無待於良工穎
悟夙成自得趣於聖賢君子之道孝友尤篤人無
間於父母昆弟之言操松柏而潔冰霜襟期洛邁

於百氏捕龍蛇而搏虎豹文章推稱於一時籍通
金門青瑣玉堂之職位列 經幄朝夕夙夜之官
羣陰消剥於陽處三獨得無咎衆羊見畜之際居
四乃能有孚按節觀風彝倫歌詠於一路分憂司
牧敎化大行於齊民講劘於退陶之間益加進德
而修業俎豆於竹溪之上倡開崇道而尚賢必圖
進規格非持美於涑水闢佛陳疏扶正斥邪於昌
黎歌道東而慕前修彝訓而垂後嗣龍門廬阜
山川留釆於至今桐郡升州金石遺愛於千載功
足爲百世之師表禮可乞後學之尊崇茲役一區

南皐是乃杖屨之所及建□□祠宇信乎公議
之攸同何意汶□之□□□香火之久冷惟見雲
鴻之印雪悵□□□□□七十年世道重回五百
載文運再振人雖死而心不死廟雖焚而道不焚
宛遺址之尚右因舊貫而經始依然制度之有數
孰云文獻之無徵顧白鹿之遺風同雲谷之盛事
山顏呈態動喜色於盥水面增輝助歡聲於喧
聒聊唱短引助衆脩樑
抛梁東郭外青山烟霧中忽若鴻濛初判剖坐看
朝旭一輪紅

抛梁南縈廻百折水淡淡靈源日夜來無盡混混
盈科王作潭
抛梁西微茫雲樹亂千畦從今有象升平樂牧笛
農歌聽隔溪
抛梁北別有乾坤流水域秦客何年避地來秪今
依舊青山色
抛梁上昭昭天宇寂無響遙看南極耀星光壽福
人間除禍瘴
抛梁下圓冠方領盡儒雅堂涼房燠各攸宜誦禮
談詩無晝夜伏願上樑之後襟佩莘莘俎豆踖踖

江山養豪傑比屋挺朱程之眞儒詩禮騰風謠一

鄉變鄒魯之美俗

神道碑竪立告由文　玄孫孟獻

先賢塋域神道立石古有其則肆我曾考辨石藏

實極擇碑蒙塵故連係荏苒時歲奄逾三世藐玆

孱孫追慕極敦十年駿奔請文名公道菴詞工肅

若淸風仍兼篆額飛龍舞鶴排空翼翼正言楷筆

六書適律準今寡匹傳摹旣畢功勤如一不費時

月鐫刻告訖建植諏日日子云吉百夫齊趾一聲

峻峙覃閣千祀謹奉餅饍依式設奠祇慄敢薦

武陵祠影幀改摹奉安文 郭鍾錫

奧昔昌辰天篤降哲惠此偏東華夏文物 仁明其際若天中日嶺嶠融精羣賢挺列陶山嶙嶙頭流嶭嶭并世有與三光粹結菀彼武陵亦遠而雙聲同志叅徽隨蒯刮有學有守有績有烈孝通神明忠煥黼黻崇德振敎儒風不歇俎豆奈毀後生之啜世玆焚濱緬仰釆切有像儼儼在廟之室歲久而漶蠹壞煤黗㸂牆瞻佇夙夜危慄爰諏爰謀繪事重設天球水鑑怳若新沽揀吉揭妥禮侑歆悅鈴式有賴隆緒可述斯文有相終古昭晰洞濟

虔告庶幾鑒徹

武陵雜稿附錄卷之三

武陵雜稿附錄卷之四

請謚疏 丁巳　　玄孫孟獻

伏以尚賢而贈秩明世所先崇德而易名斯文攸關有是賢有是德而終未蒙尚之而贈秩崇之而易名賢何從而可闡德何倚而可徵賢德尊尚之實惟在於 贈爵賜謚之典矣今臣撫實懷疏裹足重趼來叫 天門者義有所據伏願 聖明垂察焉臣之四代祖戶曹參判兼同知 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臣世鵬純孝天得七歲母病接髮緣甌以去之十五親癠寢食不遑救之得瘳至誠奉養生死如一故侍疾泣禱感通神明執喪

致哀化及畜物自少好學鷄鳴盥櫛讀書修行卓然早
成以研窮義理爲進學之要以文章經術歷事 中仁
明三朝出入中外忠勤甚著其在言職爭論權奸呪詆
一言能破奸黨之膽其告 君則有十月篇心圖大學
釋理疏闢佛疏及在 經幄進說甚多皆推明是理以
盡恭敬之誠其立言則有彝訓錄東國名臣言行錄析
漢誌等書皆羽翼斯道以示廉立之方其宰豐基述告
民之書敎導衆庶丕成禮俗刱白雲之院興學育材作
多士之瞻仰其殷海西製五倫之歌訓迪部曲以布化
建首陽之院誘掖生徒以變關西之貿貿此實扶衛斯

道振起後學之權輿也自此士流於式縫掖章甫游
武而蔚與其功豈不韙哉及其沒也西方學者畫遺
像而去南方士子立祠杖屨之地儒臣文純公李滉
裒其遺稿目爲武陵集而仍跋其尾極有稱道 明
廟賜祭之文有曰三光結粹一氣融精天球不琱水
鑑孤明仁厚成性醇厖積中言行無玷道業夙隆正
而不流和而不同溫如冬日勁若寒松襟靈曠達器
宇沈詳冰霜礪操蘭桂騰芳儒家模表禮法紀綱動
惟樂善居必愼獨白玉無纇朱絃讓直詞含風雅學
總典墳蕭然好古卓立不羣揚歷近侍茂昭聲實謨

恭靜密終始罔失分符理民秉鉞觀風心存激揚維
孝與忠敦尚教化擺落常式歌詠彝倫鼓舞頹俗剝
澤遐暨屹爲喬嶽官參列卿志猶寒士清標苦節介
特無倚騏驎逸步鵬鶚輕翮青宮方驚疾痾驟入久
處閒散予心每惜如何一夕奄弃遽務耆舊凋喪歎咨
傷悲此其實記也其學問之功制行之美非但揄揚
於當世之宗儒而已煥於 侑誥所載華袞之言則
象其賢而 贈爵崇其德而 賜謚乃是明世必行
之典而殆過百年尚且闕如頃年士林上疏始請褒揚
號之恩典斯文之幸爲如何哉今我 主上殿下尊

德崇道之誠至矣盡矣凡在閭巷間一行之士必
令 上達而旌美年高之人亦令式年而給秩則
況此 三朝休戚一代眞儒 先王之所已奬士
林之所歸仰者乎噫 明廟 侑誥中久處閒散
予心每惜一節此乃追思未盡用之 旨也今我
聖上體 明廟追昔之旨念故臣明理之功
特命該曹 贈秩賜謚以賁身後之誄則豈但一
故臣之榮抑亦 聖上繼述之一事也玆將愚悃
仰徹 天陛敢冒鈇鉞之誅不勝惶恐祈懇之至
謹昧死以聞

請謚再疏　八世孫基德亨德

伏以易名之典　朝家所以崇德尚賢者也粤在
列聖朝用玆爲務靡有不擧者稽我　肅廟朝
曠感於臣等八代祖臣故參判世鵬特下　贈職
賜謚之命其時　贈以禮曹判書謚則未及擬議
矣臣之八代祖臣其事行本末具在謚狀請略擧
一二焉　聖朝俯覽之資焉臣之八代祖臣世鵬
幼有美質母病廢櫛自嘗甚髮接颯以去年甫七
歲人稱孝兒性又近道篤學窮經動以古人事業
自期及登第選入湖堂　賜暇入翰苑爲檢閱選

弘文正字 經筵典經弘文副修撰司諫院獻納
中學教授出補昆陽豐基陞應教直提學副提學
同副承旨都承旨進階嘉善戶曹參判同知春秋
館成均館大司成出爲黃海道觀察使此乃官職
叙歷也其在獻納也臺論方斥金安老大司諫沈
彥光岐異之世鵬因爭彥光銜之被其反劾其在
豐基也增修學校刱立白雲洞書院以祀安文成
公裕誘致學徒蓄經史子集數千卷于院中又置
田僮以供其需其在海西也作五倫歌以變其貿
貿之俗又刱崔文憲公冲書院勸倡斯文我東之

建院祀賢自世鵬始也 而蓋其設施倣于朱夫子
白鹿洞舊規文風儒敎自此蔚興其進玉署也殫
誠敷奏必在天理人慾之分君子小人之幾尹元
衡之起大獄也世鵬勸 上以天地生物之仁以
爲防微杜漸之道歷陳己卯士禍之寃 上虛己
聽納其長 國子也進闢佛疏明吾道大原遺稿
如武陵集竹溪誌東國名臣言行錄心圖彝訓錄
皆其所著而行于世者也平居和氣藹然襲人厲
志攻苦研窮義理立志定脚道業隆盛雖喜山水
遍遊名勝老境卜居乃在漆原之南泉名其室曰

愼齋蓋取先考所訓愼口愼身愼心之義也及卒
明廟震悼遣禮官祭之略曰仁厚成性淳厖積
中言行無玷道業夙隆白圭無纇朱絃讓直卽其
寢尙之句語也退溪文純公臣李滉跋其遺集又
貽書于人曰周世鵬之刱院興學此前古所無盛
事又曰世鵬之講學明理確乎其不可易也其因
公議配食於白雲之祠又在 肅廟朝特命建院
賜額德淵先賢之推仰如是 朝家之崇奬又如
是而其後爵謚之 命又下於 肅廟朝則樹風
聲彰儒化考之往牒若是鄭重而煒炳可謂不世

之奇遇曠古之異數而特以孱孫之混跡草萊敝
處海壖凡今百有餘年無人謦咳於　朝廷遂使
已下之成命寢閣於故紙之中曠闕於節惠之禮
泯若無知默而潛伏撫念　恩敎惶恧慚痛如負
大何手扼先輩所撰之謚狀來問該曹則年久謚
號必待大臣筵奏乃爲議謚云果有是例則亦非
自下無端遽議之事臣家積年未受之禮因此又
復遷就極爲悶鬱玆冒萬死畢陳衷悃於　法駕
之前仰俟處分伏乞　天地父母俯賜矜諒臣等
八代祖臣世鵬議謚已下之　恩典千萬望良爲

只爲

諡狀　　李決

愼齋周先生諱世鵬字景游周氏爲商山望族麗末有皐進士隱德不仕者曰瑜於公爲高祖生諱尙彬　贈司僕寺正生諱長孫　贈兵曹參議生諱文俌　贈吏曹參判是爲公先考三世推　恩以公貴也妣曰昌原黃氏謹中之女參判公旣醇謹愛人黃夫人亦有至行以　皇明孝宗皇帝弘治八年十月日生公幼有異質遊戲異凡兒母夫人嘗有疾數月廢櫛沐公自膏其髮引蝨而去之

時年甫七歲人稱孝兒性近道能卓然早成沉潛
經籍不喜浮華動以古人事業自期以 嘉靖壬午
成均進士其年冬登上第選補承文院權知正字
越三年甲申與湖堂 賜暇之選俄入翰苑爲檢
閱兼春秋館記注官丙戌遷弘文館正字兼 經
筵典經春秋之兼如舊陞著作博士副修撰知製
敎以修撰遞付軍職己丑除工兵二曹佐郎江
原道都事文入兵曹佐郎司諫院獻納壬辰拜忠
淸道都事未赴任還除典籍是年冬丁外艱乙未
服闋拜典籍兼中學敎授遷奉常判官丁酉出補

昆陽郡守翌年戊戌因事罷冬丁內艱辛丑服闋
拜典籍工曹佐郎承文院校理禮賓寺僉正出爲
豐基郡守乙巳還以成均館司成轉軍資監正尋
拜弘文館應教陞典翰直提學擢通政階爲副提
學丁未拜同副承旨己酉爲都承旨進階嘉善拜
戶曹參判兼同知春秋館事是年秋出爲海西觀
察使庚戌入爲同知中樞俄還成均館大司成是
後在西樞常帶 經筵義禁春秋成均等銜此乃
公官職敘歷也以甲寅七月庚子寢疾卒得年六
十其年冬十一月葬于漆原之猪淵西其爲獻納

也本院方論安老事 中廟執不許而安老勢益
熾大司諫沈彥光欲停其論以謝安老公爭之曰
玆事當以劄極論不可止也彥光銜之卒劾公反
以書唁公比之於楚令尹三已之無慍公復之曰
讀書三十年反在吮舐之列是可慍識彥光也後
之阿諛苟容以取媚權力者聞公之風直媿死矣
其在豐基也增修學校誘掖後進郡北順興之白
雲洞立麗朝安文成公祠以文成氏貫在此亦嘗
有斯文之功也祠置左右學堂聚生徒肄業爲蓄
經史子集數千卷又置土田僮指以供其需其功

令模畫盖效中原之白鹿舊規吾東書院之設始此郡中大饑公賑之無不周老而病者有加焉於是流逋咸集大司憲李公瀣時爲繡衣廉問嶺南奏公謹愼清儉荒政又第一 特命增秩民有以麥穗之瑞獻公者公辭不受及歸父老樹去思碑其在玉堂也積誠殫思開陳敷奏爲言天理人欲之分君子小人消長之幾未嘗不勤懇剴切時芑元衡張甚起大獄以動 上心公以天地生物之意數爲 上言之因進心圖勉 上惡殺好生之德其防微杜漸者甚大嘗陳己卯士禍之冤 上

亦虛已聽納焉其出海西也諫官以公學問專精
在國子可任師表在 經席可屬輔導陳劄請留
朝議以西民方困又有 詔使非公莫可濟之
不許公至作五倫歌条示列邑行縣省俗循循導
敎海州立崔文憲書院亦視白雲洞規於是西士
知方弓馬變而絃誦作公之歿也多士會哭於京
摹公畫像而去其見敬慕如此其長國子也進闢
佛䟽明吾道大原數千言如武陵遺集竹溪誌東
國名臣錄心圖彝訓錄等書幷行于世此乃公平
生實記之言之較著者也其平居和氣藹然惡惡

而不爲已甚好賢而必揚其善人無賢不肖各得其
懽心篤行信道雖賁育莫能奪而退避利勢如㤼
夫然勵志攻苦鷄鳴盥櫛兀坐講誦硏窮義理之
源其要只在立志定脚變化氣質之歸讀書至嘉
訓嬾行必手抄置錄爲暮節集先賢警箴之辭和
俚語作歌詞使小童諷誦焉爲文章積而乃發宏
辭雅健未嘗爲絺章繪句嘗曰文章小技耳何與
於德行之本哉敎人必先孝悌而後繼文藻焉親
親喪哀毁幾滅性躬負土以營塋域廬於墓三年
未嘗一到私室有畜狗投肉狗不食人謂孝感所

致雅喜山水如楓岳首陽伽倻小白淸凉等名勝
皆投足寓目卜地陽亭溪上扁之曰南皐又名其
室曰愼齋盖取參判公之愼口愼心愼身三愼之
訓也素好澹泊立朝數十載貴至列卿食不重肉
衣不熏香廐無良馬僦屋而居此可見公造道之
邃制行之高也及卒 明廟震悼別加 恩賻遣
禮官祭之曰仁厚成性淳厖積中言行無玷道業
夙隆儒家模表禮法紀綱分符理民秉鉞觀風心
存激揚惟孝與忠敦尙敎化擺落常式歌詠彝倫
鼓舞頹俗退溪李先生裒公遺稿目爲武陵集而

跋其尾其重言白雲也貽書方伯曰周侯之理郡
首先致意於學校又以竹溪前賢遺跡所在營搆
書院以爲諸生講業之所勸奬敎導克盡其方俗
頗疑怪而周侯志益篤辨此前古所無之盛擧其
所作爲信奇偉也其貽貝知舊人書曰自武陵逝耳
不聞奇論又曰愼齋周侯之講學論道確乎其不
可易矣嶺士配公於文成祠也蒼石李公埈爲文
曰於休先生道積厥躬昔莅玆土文敎是崇竹嶺
峨峨竹溪溶溶道脉之傳與之無窮今右議政許
公穆眉叟誌其幽堂曰憲憲君子禮樂之本篤生

南國通神之行致物之仁化俗之則學本孝悌德
能變動敎達誠明公之德行表表槪見者此可致
也公之天資純美德器渾厚忠孝事君親誠信接
人物其爲學慥慥於日用事物之間而不事高遠
僻異之行廣學者才敦世善俗之功尤有卓卓於
前輩李先生以一代宗儒生而愛信歿而歎尙稱
述之不衰墓石之文省相之誌又是實而不華者
言則公之所好盖可見矣 王上卽位伸章枉而
褒往哲文學之化大興先時邑子立公祠于南皐
至是 賜額曰德淵今左議政權公大運又白于

上增秩 賜諡以崇奬之遂 贈公資憲大夫禮曹判書兼知 經筵義禁府春秋館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洪後學鎭生也於先生文字不敢爲役而周生孟獻亟來請之請愈懇而辭愈力則又以諸長老言來托終不可以不文辭乃删定家狀且采諸君子言爲請易名之典

又 金會敬

先生諱世鵬字景游號愼齋商山人也麗末有諱瑜登進士隱而不仕於先生爲高祖曾祖諱尚彬贈司僕寺正祖諱長孫 贈兵曹參議考諱文

俑 贈吏曹參判晉以先生貴參判公有賢配昌
原黃氏副護軍謹中之女 贈貞夫人以弘治乙
卯生于陜川泉谷里第先生生有異質權正郎守
平參判公之舅也素有鑑識曰此兒必貴黃夫人
云吾平生未嘗欺人吾子孫當受報七歲黃夫人
淹病久廢櫛多蝨先生嘗其髮接以梳之見者奇
之稱曰孝兒幼不妄嬉遊已志於學稍長益勖勵
自修夜輒懸髻而讀沈潛玩索能卓然有成十八
冠鄉試華聞日著參判公故殖貨先生請於其叅
參判公大感悟終身不復言利參判公以單銜戊

防病不赴當罪先生艱關嶺海號冤泣請於監司金公克誠曰王祥叩冰孟宗泣竹叩冰非得魚之道冬月非求笋之時天且爲孝子變常理以應之豈不能爲一人子屈一法乎監司感其誠特免之
嘉靖壬午中司馬同年擢上第隷槐院甲申
賜暇湖堂薦爲藝文館檢閱丙戌選弘文館正字轉著作博士丁亥陞副修撰時金安老用事朴嬪寵大盛適有冬雷 命效古事先生書進小雅十月詩同列皆難之不恤也禁中嘗有營作先生諫曰祖宗所安之地不須增凡人主狹先王制度

此漸甚可畏也 上答曰此假架非增也先生復
進白雖假架不須作也 上默然戊子遷修撰以
病免十二月叙工曹佐郎己丑遷兵曹佐郎江原
都事庚寅復以騎郎召旋拜獻納時院中方論安
老罪大司諫沈彥光欲停 啓先生曰此事須用
劉陳何但 啓也彥光大忤竟劾罷之反曰三巳
無慍色君豈讓於楚令尹先生答曰讀書三十年
反枉吮舐之列是則可慍彥光大恨之遂休官者
二歲壬辰始爲典籍冬丁外艱其奔喪南還也道
遇盜見哭泣悲哀也感而去之居喪哀毁幾滅性

鬚髮盡白身負土成墳居廬三年距家幾二十里每三日一省大夫人至終制不觧所畜犬嘗出入隨行與之肉不食人異之乙未服闋拜典籍中學教授丙申奉常判官時安老猶張甚先生旣不容於朝丁酉乞養爲昆陽郡守爲政廉平吏民懷之戊戌因事廢歸冬遭黃夫人喪其侍疾也必親嘗藥膳又嘗糞禱天及其居廬寢苫不食醬醯菜果朝夕還墓哀泣雖大雨雪不廢也辛丑服闋後授典籍承文校理等職每赴京設位如家廟朔望必奠朝夕必謁出入必告終身不替五月拜禮賓寺

金正豐基郡守治法如在昆陽時尤以興學爲務雖賤隷稍知文字者授以小學等書親正句讀牓諭閭里教以五倫其聽訟以至誠感之雖桀驁者輒叩頭自引愧悟而退順興竹溪卽先賢安文成公故里也先生倣白鹿古規刱書院於白雲洞祀安公俾諸生藏修焉忽得瘞銅若干斤貿置經史幾千卷置學田又取朱子之記前賢廟亭堂室之文目之曰尊賢錄記學田及書目凡朱子白鹿故事及平生嘉言之可以敦厲衰俗者皆錄之以見今之所以爲院而置田與書者無非朱子故規而

其言皆可爲法總名之曰竹溪誌行釋菜以文貞公安軸文敬公安輔配之作竹溪詞道東曲歌以祀之退陶先生後守豐基書報監司以爲此前古所無之盛擧也天其或者由是而興敎於東方使同於上國也請聞于 朝降書籍給土田臧獲皆施行之我國書院始此明年歲大飢餓莩滿野流民盈路勞來安集船哺粥糜全活甚衆民有獻瑞麥兩歧者先生却之曰偶然耳敬差官李瀣以荒政最一道上其事 命進資以褒之乙巳徵拜司成知製誥轉爲軍資正參修 中宗 仁宗實錄

拜弘文館應教典翰直提學超授副提學疏進大
學以經義反復論陳又進心圖仍請眷眷仁恕念
念存省不忽細行不厭小善勿貳賢正勿親巧令
臨民如祭視物如傷每進講必以涵養氣質薰陶
德性爲先開陳揚推竭誠忠告嘗講論語四勿筵
臣有言四勿惟顏子能之非他人所能先生極言
以爲有爲者亦若是又言三代不可復回者先生
又以爲後世所以不侔者正坐此言耳又言己卯
事曰 中廟勵精圖治至於晚年子殺父妻殺夫
奴殺主者有之爲是之懼欲大振頹綱齎志未就

貽臣子無涯之痛　上爲之動容時羣凶竊柄實
起大獄先生輒以天地生物之心不憚言之重複
也時人至面斥其進說太煩先生猶盡言不沮時
僕臣請冒禁潛貿燕馬先生疏斥之拜同副承旨
遷左副戊申轉右至左己酉陞知申進階嘉善拜
戶曹參判兼同知春秋拜黃海道觀察使諫官
啓以周某學問精博可任師表不宜出外　上曰
西民方困非斯人不可先生遂西赴省刑薄斂務農
桑申孝悌作五倫歌布諸列邑海俗惟武藝是尚
及是民風丕變乃立崔文憲祠于海州一如白雲

前規遠方學者聞風而至者日盛庚戌八爲同知
中樞大司成妖僧普雨挾左道煽動宮掖朝廷爲
之復禪教兩宗科莫敢有言者先生乃抗疏數千
言以爲佛者本西戎五印度一醜教耳其禍滔天
惟 殿下動慕堯舜文明之會乃復禪教道路皆
云佛將與儒將衰市井喧騰達于四境天下後世
謂 殿下何如主也哉我 祖宗紐於歷代弊習
未遑盡革兩宗 祖宗之不復兩宗者非以燕山
爲是而 祖宗不足法也燕山萬惡之中獨有革
兩宗一事偶得其中 祖宗萬善之中猶有不革

一事尚襲舊弊嗚呼以 中廟至孝豈不欲盡復燕山所革而一遵 祖宗之舊章哉若容私意而不因其所革則又非大聖人廓然大公取舍無窮之心也疏八不報二月西叙樞銜兼同知成均壬子兼同知義禁癸丑兼同知 經筵九月景福宮因增屋失火先生已被疾扶而往哭曰 中廟在天之靈必悔恨矣盖指諫營作事也甲寅以病乞解諸兼七月二日卒于京師訃聞 上悼甚 賜祭賻加例柩歸 命諸邑致奠護送十一月十九日葬于漆原猪淵上先塋下酉坐之麓其後士論

齊發配食於白雲祠 賜額曰紹修又特建院漆
原 賜額曰德淵前夫人晉州河氏弘文館校理
沃之女後夫人廣州安氏訓導汝居之女封 贈
俱視秩無嗣以伯氏副正公世鵾子傅爲後登科
官弘文館副校理所著有彝訓錄武陵集竹溪誌
淸凉錄合幾卷傳于世嗚呼先生以弘毅剛大之
資究天人性命之學至孝根於天賦眞知不階師
承自守甚篤雖賁育而莫奪待人以誠坦城府而
無間鷄鳴而起盥櫛端坐手未嘗釋卷人或笑侮
邈如也盤盂牆壁皆有銘戒晚年取先賢警語作

歌詞使童子曉夕諷誦至老益勤早歲蜚英颺于詞林凡其　啓沃獻納勤勤懇懇必欲挽回斯世爲唐爲虞始忤安老終値衡邑或跋疐前後或優遊徵漫竟未得大有展布而其特立獨行言人所難如神羊觸邪砥柱障瀾有足以碎奸回之膽闢詖淫之說君子有所恃小人有所畏空言雖若無補百世必有永賴嗚呼偉哉不佞嘗按嶺南節歷拜白雲祠瞻先生遺像魁偉傑特凜然不可犯故老指溪上石壁曰此故安文成讀書處也間爲佛廬先生毀而刱院宇衆鬼夜輒號哭人莫敢居之

先生乃大書敬字刻之石邪魅遠屛至今無影響云考邑誌信然不侫爲拂苔蘚摩挲瞻玩者久之嗚呼聖緖湮晦邪沴有作駸駸乎鬼魅之域則安得作先生於九原秉辭闢之權㨗廓清之烈也惟其數百年之間俎豆之宮轉相慕效殆將遍八路而達四境盛矣美矣蔑以加矣然濫觴末弊時或不免考其實則皆大違先生刱始之本意也在宋胡安定首倡湖學以收三百年養士之效及其末也游學之徒猶不免諂附權奸此豈胡公倡之之過也傳曰其人存則其政擧是知在人不在法也

况今邦內之俗化自知洛閩之可尊異端之可醜則
先生倡學之功何渠在安定下也今於亭德之請
益不勝高山景行之慕不揆僭偎妄加排纘以告
于太常寺

禮曹覆啓

啓目粘連 啓下爲白有亦向漆原幼學周基德
亭德等限內現身戶口現納親呈的實是白在果
觀此上言則爲其裔孫身八代祖臣 贈禮曹判書
世鵬請依 肅廟朝成命亟令議謚事有此呼籲
爲白有臣乎所世鵬學問名節自是 國朝名臣

是白如中爵諡之 命在於 肅廟朝丁巳兩
贈爵則已爲舉行是白乎矣議諡則因循遷就已
至百有餘年者誠是欠事是白如乎令弘文館待
諡座依例舉行何如
上曰依允

## 跋

右武陵周先生年譜附錄合若干篇也國家當仁明盛際陶山李子降淸凉之下先生居武陵平生道義備載乎淸凉之跋先生沒李子哀之曰斷斲惟我此先生之大全也先生生有異姿而佩韋訓於禮曲戒三愼於褚扁百度萬行皆不於孝而至使神明感其誠達官動其聽異類不敢肆其梟此其疏節也其立朝而事君也昌言正色而斥皇父於進諫振民勵俗而使成人而爲之衰建聖廟立賢院與儒學扶正斥邪以贊 聖朝億萬年文

明之治此其事功也蓋其一生用功曰誠曰敬而文章如山斗光明如日星義理可以建天地忠誠可以貫金石事業可以銘鍾鼎漣上許文正先生銘其墓曰通神之行致物之仁化俗之則斯言足以盡之矣先生有文集十卷行于世其七分也胤子龜峯公撰年譜玄孫守口子消息之未及汗青而今三百有餘年矣其後承方錄裒謀所以不朽而使時在時範兩君踵數百里徵跋於錫英錫英竊念先生之道德文學赫赫人耳目有不待編年而可徵然欲考其微言細行成已成物之德輔世

長民之蹟爲　朝家之所崇奬士林之所尊奉焉
則之譜所以不可已也嗚呼院宇撤而正學廢天
下駸駸於禽獸之域陵夷至於今日而先生之道
息矣俯仰今古不得無感慨於斯編謹書其所感
於中者以寓高山之仰且塞慈孫之請
　著雍涒灘季秋節後學仁州張錫英謹跋

武陵雜稿附錄跋